



玉溪集 貞

附錄

16
2332
4止



和
2332
卷4-4



王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外集



行狀

明朝鮮故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

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 贈謚文孝公王溪盧

先生行狀

公姓盧氏諱禎字子膺自號則菴文瑞王溪其先黃海道豐川人遠祖國子進士諱裕始顯於世自是世不乏官閥麗季移于慶尚道昌原府又徙于咸陽郡有諱叔全早登科有文學清望 英廟朝常在集賢殿官至曾參判即公之曾祖考也有子曰盼繼有

才學再捷科官至藝文館校理早卒以公之貴贈
禮曹叅判即公之祖考也校理有三子俱以學行名
著士林其仲諱友明即公之考也早舉進士不屑科
第性稟貞潔志尚高古名其堂曰信古其志也慕齋
文敬公當道與盧瑋安遇并聞于朝除顯陵叅奉
不幸早歿今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亦公之貴也
信古公合卺于生負權時敏之女權即安東大姓也
公生於正德戊寅七月壬寅美質人成英悟出人自
在孩提容止異常信古公竒愛之手寫朱子箴銘以
教之公應口無綴寶愛其冊若有所心會焉在在六

歲信古公即世公拜跪哭哀一從其兄常在山廬時
省慈母母泣曰汝質殘弱血氣未成何能勝喪如成
人宜亟食肉以保生全公對曰子今六歲三年則八
歲矣安有八歲之人不服父喪乎權夫人曰汝於他
日必非常人任汝所為鄉人莫不歎異之香火之餘
力於為學常從堂兄等受學如有文義未達處則必
執策進叩雖被訶怒必洞曉後已十歲後則文理廓
然迎刃而解綴文屬詞雖宿儒咸有讓焉年未弱冠
文章已成鄉有老儒鄭希輔有詞學之名公以大學
韓文乾質之鄭君雖解其文句而至於義理研精處

則未能究其蘊奧公遂有悵然之志蓋公於聖門之
學已見大義而將就之志方切矣嘉靖丁酉中生負
二之三公年二十也游學泮宮無崖異之行無夸大
之言循循然與衆諧而德性純粹識者咸愛敬之如
河西金先生蘇齋盧先生恥齋洪上舍三四人知契
深密講論之精麗澤之厚有他人所不知者士林為
學之人亦有不面而許以為友者自是聲聞日播雖
未釋褐而朝廷已知有斯人矣至丙午別科崔應
龍榜登第即授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尋陞實副正字
轉正字著作兼奉常直長嘗再薦翰林皆辭避不就

講蓋公之志不喜榮進甬勉得一縣歸為老母養也
庚戌春陞為典籍即薦禮曹佐郎丐外出補知禮縣
時 明廟命揀中外莅官廉謹者公與焉 上賜鄉
表裡一襲公為養將訖期政不煩而治民有條縣雖
殘而奉公無虧公私俱得其便未及瓜期以弘文修
撰被 召俄陞副校理公初去館即補外未嘗參近
密之地一朝入侍 經筵人皆慮其或踈於講論敷
奏之儀及侍讀清婉開陳曲當領事尹澂出語人曰
真侍講也未幾移司憲府持平旋為修撰轉校理移
病為工曹正印蓋有乞外之意也用薦為吏曹佐郎

未久呈通亦移病之意也戊午以待講院弼善遷副
校理仍陞副應教嘗於經筵進講綱目及王蠋去
國事上曰賢士而去國不知君臣之義也公啓
曰去國者何嘗忘國不能忘國而敢於去國其情誠
可悲也諫不從言不行而去國則如王蠋者能盡事
君之義者也齊之亡也在列之臣無一人捐身致忠
而退野之王蠋獨能抗節殉國此去國者不負國之
驗也蓋是時李退溪累辭召命明廟頗懷疑阻
故上教如是公之指陳剴切可謂臨文善諫者也
己未春特旨拜司憲府掌令適為司僕寺僉正薦

授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典翰
轉直提學時權奸當路一時流輩多濡跡其門公獨
杜門枯居不與交遊彼或欲與公納交者頻致繾綣
之意悉以權辭謝之終不接焉庚申夏特陞通政
大夫刑曹叅議俄移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右副以病
適辛酉又以右副承旨召還是時權夫人年七十
二矣公自念非徒身病如此偏母之年已過七十而
恩眷眷臻牽挽轉迫事親之日苦短便養之情難效
慨然援法上疏極陳歸養之懇明廟留中數日
特允其請命除旁近守令又賜毛褥以便其養蓋

嘉其誠孝也於是即拜南原府使公以妻鄉薄有田
宅辭焉乃換潭陽府使為治一如知禮時但府境多
勢家公嚴擊之不少貸小民喜之而鉅室惡之謗頌
俱興而公不恤焉癸亥秋辭歸甲子除晉州牧使公
素患脛胛且多風瘵年齡衰邁愈不樂為吏而為養
親強赴焉晉乃南方鉅邑訟牒之煩視他州為劇而
公不敢徇私廢公無一日或懈以至積勞成疾乃即
引去在州之日下官循舊例有饋獻輒卻不納生朝
節日進男女服玩之物曰古例不敢違公擇若下奉
大夫人餘皆卻之離州之日又將豹褥懸以為贖固

拒不受隆慶丁卯以吏曹叅議拜清洪道觀察使遭
明宗大王喪哀惶中病劇辭歸是年冬拜全州府
尹清慎之德愛民之誠老而益勤秩滿歸家民多去
後思庚午冬 召拜副提學踰月上疏以申前既乞
養今愈難仕之意 上教曰玉堂長官不可輕適茲
給由與馬可往覲而來公以累煩未安憫然下來又
上狀極陳老母病狀祈蒙 允改 上又下旨令既
覲省宜即上來以副予前日之命公感激垂涕懇迫
上章附以箴戒之辭其略曰 殿下作其即位勵精
圖治未嘗不以古昔帝王自期自頃以來寢不如初

王溪集卷之六 一五
常有謂古難行之意功於近規拘拘於守常因循
度日治無成效此豈一國臣民翹首顙望之意哉孟
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張載亦
曰為治而不法三代皆苟而已夫令人而望堯舜叔
季而視三代豈不大相遠越哉然而為治者必以是
自期為學者必以是為法然後可以標準期的而奮
發策勵以至光明正大之地也苟為不然而先有主
張之意以為古道今不可行也聖賢之言不必盡師
也凡政事施設之間必以合於時者而行之諧於俗
者而用之協于心者而行之則終至於委靡頹惰日

趨汚下而國家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前侍 經
筵粗發其端而未究其說故今并以此為獻 上下
旨回諭曰省所上章披忠陳戒良用嘉焉遂 命通
本職仍令本道題給母食物公即上箋陳謝辛未除
昆陽郡守是時權夫人年耄已極公以家居奉養以
待終天為念矣不意 朝廷又除此便近海邑避之
無辭乃赴焉壬申夏以大司諫下 召通為吏曹叅議
冬又以左副承旨 召之上狀不赴未幾 御筆超拜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公感激 天恩覬勉赴謝
庶效勞績而馳驅原隰脾病復作不獲已辭歸萬曆

五溪集卷之六
癸酉冬以大司憲赴 召無同知春秋館事纔一月
申上歸養之章 上不允連三啓辭益懇激乃得命
甲戌拜兵曹叅判轉大司諫皆上狀不赴適為同知
中樞府事兼藝文館提學仍拜吏曹叅判又上狀不
赴又以同知中樞司知春秋藝文提學之任并賜鑄
免別申狀哀籲 上悉允所請乙亥 特陞資憲大夫
禮曹判書公即上疏首陳無功濫階不可拜 命之
意次申不忍離母之情末乃條附箴警 聖德之語
曰由養身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遐軌
不徂近規之因循講學必要於窮理而不務談治進

德必期於誠一而不容作輟懲忿窒慾而勿形好惡
之偏開心見誠而務盡臣鄰之情毋恃獨運而輕一
世之士毋作聰明而無庶司之務嚴宮禁尊卑之分
杜近習浸潤之漸明賞罰而絕偉濫恩貸之私整紀
綱而無縱弛姑息之弊用賢而勿有間任相而責之
專毋進銳而退速毋始勤而終怠至於設政立事之
際求三代盛時之法意而師準之採歷代弼士之論
奏而施行之斟酌損益與時宜之使治道之盛一出
於光明純粹而為萬世太平之基焉疏未達而又移
判吏曹用前疏意上狀不赴是歲十月權夫人寢疾

公為之不解帶者旬餘日嘗糞調藥無所不用其極屬纊之初去毛裘紬衣既葬返魂于室堂身居墓下間二日往來几筵供祭祀雖大風大雨未嘗少怠上塚哭拜不拘時日祈寒盛暑不脫衰絰或疑喪人不可與几筵異處公曰朱晦庵於祝夫人之喪如是公之處事不以徑情而必有所據者類如此三世先墓皆作碑標上下階砌亦致礮斲監董之勞不委子弟躬親臨視日至再四公夙嬰疾病又當不毀之年勤辛勞苦至於如此人皆慮其難保三年而終能保無他虞咸謂神明之所扶持者如此云丁丑服闋旋遭

恭懿殿之喪戊寅正月聞刑曹判書之命即作奔臨之行計日驅馳階謝訖即從仕發軔之日宿病還劇即告休為知中樞又拜工曹判書大司憲俱未能出謝已而又拜大司憲時公病稍間公以每每規免為未安出仕未幾遷為中樞六月拜兵曹判書供職僅十日呈告即拜吏曹判書越三日心熱劇發夙證轉苦政院啓曰吏曹判書盧禎素有德望為士林所宗居母喪執禮過苦積傷之餘病勢深重自上恐當有遣醫問疾事上即遣內醫仍賜藥餌公既省事即起坐拱手奉見藥貼還就卧病篤彌

月言不及家私但曰吾不得畢命松楸殮屍於旅邸實非平日之志又曰制終未踰年病實仍喪致傷是猶死於喪只此累於心而餘無但懷耳此公居憂致毀之悔也八月壬寅在子城西寓舍實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訃聞上輟朝二日羈旅病苦之餘家無一錢之儲賴天恩賜賻之厚乃克殮殯朝中知舊賻祭甚盛士林之嘆惜傷悼不自禁焉喪舉之返鄉也咸之人無少長畢會于境上迎柩舉哀致酌者殆半焉及其葬也各以坊里致祭會哭公之得此豈勢利之所誘哉是歲十一月甲寅以禮葬于郡治

北酒谷山子坐午向之屋是信古公墓下之岡而與夫人安氏同塋而異室焉惟公性稟高明莊重安詳處世應物不費矯揉之力而所行自不信於道義蓋天性然也居常不近色不喜酒施於身者無不經之行發於口者無非禮之談謙退遜讓根於心性之中樂善好禮出於誠敬之至君親家國之間無一不合乎義禮至如忠信之伏一世孝悌之範後生可謂公之大略而初非出於勉強力行之功也發於天稟之自然者如此其在家也不徒溫清甘旨之極其誠事伯兄如事父兄即上舍禧也公在座聞上舍登音則

五子集卷之六
九
倒疑下階而拱待上舍常曰欲與吾弟常常共處以
聽講論之美而過於嚴敬使我不得兄弟之誤也蓋
愛敬之言也上舍歿後子弱孫稚宗也未免零替公
撫恤其家出於至誠嘗立其祠宇而嫌於狹隘又改
立極其顯嚴至於薦廟祀饗之際凡百備需極其豐
潔躬必沐浴致齊使主孫主事而躬臨助敬必致其
如在之誠焉其在喪也自外賻致之物別儲於外不
許家用必盡於喪需間里族黨之窮約者別加存恤
必盡其誠焉其在州府也征徭科法有因循病民者
亦不遽為更張必求利害之源而為之增減不為一

時苟簡之政以貽後弊焉自早歲恬於進取常有退
身之念雖 台命頻煩爵位清顯未嘗久於京師筮
仕三十年在 朝不滿三十朔居傳不能常無地寄
一足不挈家不買妾旅榻蕭然坐客無檀歷典州府
馴致卿相而澹泊真率不異鄉野之舊居閑奉養若
得暇日則邀親舊帶子姪儵然自適於水石之間賓
朋學子之來訪者待之款洽或携造書院留宿從容
談說道理亶亶不倦至於前輩之出處議論世道之
升降治亂談鋒凜凜感慨繼之聽者莫不傾心歎慕
焉其為學也不務觀覽之博以說到至約之理為主

早歲嘗造曹南真歎其高尚之趣又造李一齋服其自得之實凡世之有學行者無不歷訪而契許焉嘗曰為學不在多言求之大學篇初十六言足矣半世功力專在大學嘗所尊信愛玩者論語近思錄而已至於濶洛以來諸儒之論著亦皆涉獵而知其淺深得失之故矣然不輕有所論辨不自表襮於人故世之人知公之有德行而知其有道者鮮矣公於功利道理之間取舍素定而家貧親老終嬰科第未免名韉之挽常自以為不幸者累形於言辭矣既乃荐蒙恩寵益躋隆顯則庶幾竭其心旂貧窶一代之治

者豈非公心之所欲盡者乎時勢既難行跡孤危又經世故慮事周慎未敢輕為交淺言深之論而終不過為為養辭朝不居榮寵之人公之自以為不幸者益深切矣末年挈家累赴朝者蓋公初未謝正命而三年之內推隆兩世以此常懷未安既免草土而國有恭懿殿之喪則國哀不可不臨恩命不可不謝而餘齡若延則庶竭駑鈍少酬國恩然後歸老桑梓終守丘隴公之計也而今不幸焉命矣夫命矣夫公之配順興安氏奉常寺判官諱處順之女也判官公已卯名流也號思齋堂孝義

王溪集卷之六
十一
之行為一時推重夫人克遵家訓佐公無違德事親
盡其誠得婦道甚先公十一年卒今封貞夫人生子
七人女二人男長士訓啓功即冰庫別檢次士誨士
訢士諤士詮訢諤皆天次士詹士諗女長適柳起
天次適許成弼士訓娶濬源殿參奉趙堰之女生一
男一女皆幼士誨娶宣務郎柳凝之女生一男二女
幼士訢娶趙完之女生一男幼士詹娶司憲府持平
朴光王之女士諗幼令其諸孤將請謚于太常且欲
託碑詞下之言之君子以薰為知公囑以撰次公之
行蹟薰以機線何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謹以平日見

而知之者為之評隲云中訓大夫前掌樂院正林薰
謹狀

明朝鮮國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無同知 紅苑春

秋館事藝文館提學王溪盧先生謚狀

宣廟之十一年戊寅吏曹判書盧公卒于京城之寓
舍訃聞 宣廟慟惜 命輟朝二日 予祭一壇賻錫
加常數其年本道以公孝友異行聞 宣廟益嘉之
命有司旌其門公諱禎字子膺始號則庵後卜居
玉溪又號玉溪學者稱為玉溪先生豐川人國子進
士諱裕是其鼻祖世有衣冠麗末避虜徙居咸陽遂

王陽明先生年譜卷之六 十一
為咸陽人入我 朝諱叔全以文章清白顯 吳廟
朝卒官禮曹叅判至諱友明舉進士不仕好學守志
有古人安貧樂道之風號信古堂即公考也娶安東
權氏生員時敏之女以正德戊寅生公於咸陽天嶺
下公莫悟夙成容止異凡兒自在孩提能解口讀信
古公竒愛之寫中庸及朱海菴箴銘跋以教之公一
見輒誦愛護其書若有心會公年六歲信古公即世
公哭泣秉禮如成人從伯氏于山廬不肯歸家大夫
人泣曰汝纔免孩提血氣未成何能勝喪宜啜食肉
公對曰子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之人不能久

喪可乎夫人感其言泣曰從汝所欲汝他日必非常
人如是終三年鄉里莫不歎異年十五嘗讀大學其
章句輯釋悉皆研精熟覆公已見大義丁酉中生負
茅七人公年始二十游學泮宮華譽籍甚德氣粹然
人咸愛敬之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與金公麟厚竒公
大升李公後白金公繼輝盧公守慎契許景深相與
為道義交丙午擢茅選補槐院再薦史局皆不就講
遂自本院例陞成均館典籍遷禮曹佐郎出補知禮
縣監蓋公素不喜榮進而家貧急於便養故也時
明廟命棟中外廉謹公與焉 賜衣一襲以榮之無何

王溪集卷之六 十三
選拜弘文館修撰陞副校理入對敷奏詳功進止閑
雅領事尹公溉出語人曰真講官也移司憲府持平
旋拜修撰轉校理俄薦為吏曹佐卽戊午自弼善遷
副校理仍陞副應教嘗於 筵中進講綱目王蠋去
國事 明廟曰賢士而去國不知君臣之義也公啓
言去國者何嘗忘國不能忘而敢於去國其情誠可
悲也諫不從言不行而去則蠋非不知事君之義者
也 明廟默然時退溪李公滉累辭 召命 明廟似有
不悅之色故公指陳如此群議皆以公言為深得納
誨之道也已未春 特拜司憲府掌令薦授議政府

檢詳陞舍人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典翰仍陞直提
學時權奸當路與公連姻者勢甚熾赫一時流輩冠
蓋輻輳彼以諂語求款公閉戶不應終莫能間染庚
申夏 特旨陞秩通政拜刑曹叅議俄移同副承旨
轉右副以病適辛酉又 召以承旨明年以大夫人
年踰七十授法上疏極陳歸養之懇 明廟留中數
日命授傍近一邑仍 賜豹皮褥卽拜潭陽府使癸
亥秋辭歸甲子又除晉州牧使嚴擊強宗惠撫疲民
潭晉之人至今稱之丁卯以吏曹叅議出拜忠清道
觀察使病劇薨還冬拜全州府尹庚午秩滿歸家冬

王漢真卷之三
十四
以副提學承 召上來纔滿月即上疏乞歸養 宣
廟慰諭 命給暇帶職往覲公承 命歸省又上章
陳懇付以箴警之辭言甚切至 宣廟溫諭嘉獎
命本道優給養親之需公即上箋陳謝卒未除昆陽
郡守以公苦辭京官也壬申夏以大司諫下 召病
逋為吏曹參議冬復以左副承旨 召之上狀不赴
御筆超拜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公感激 恩
眷黽勉赴任嶺南地大素稱難治公能靜以理煩纖
細必親狷胥歛手汚吏望風以病徑還金公繼輝代
公來莅按公治績曰不料文學之士無有如許吏才

也癸酉冬以大司憲赴 召無同知春秋館事纔一
月申乞歸養三上章乃許甲戌拜兵曹參判大司諫
藝文館提學吏曹參判皆不赴乙亥 特旨陞資憲
大夫拜禮曹判書即上疏首陳無才濫陞不可拜
命之意中申不恐離母之情末乃條付箴警 聖德
之語其略曰由養身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
王之遐軌不狃近規之因循母恃獨運而輕一世之
士母作聰明而無疾司之務嚴宮禁尊卑之分杜近
習浸潤之漸母進銳而退速母始勤而終怠至於
發政立事之際求三代盛時之法意而師準之探歷

代弼士之論奏而施行之斟酌損益與時宜之使治
道之盛一出於光明純粹而為萬世太平之基焉疏
未達而移判吏曹仍以前懇上狀不赴十月大夫入
寢疾公為之不解帶者數旬調藥嘗糞靡所不盡其
誠及屬纊時值嚴寒盡去紬衣及毛裘水醬不入口
者累日既葬廬于墓下雖大風大雨不廢上塚祈寒
盛暑不脫衰經公夙嬰疾病臨不毀之年執喪刻苦
如此而乃能支保終喪人以為神明所感丁丑服闋
遭 恭懿殿之喪以刑曹判書赴 召奔臨病瘞為
知樞又拜工曹判書大司憲皆不出謝而違俄又自

大司憲拜兵曹判書供職二十餘日而移告乞解尋
拜吏曹判書公病已劇殆將不興故院 啓言吏曹
判書盧禎素有德望為士林所宗居喪執禮過苦
病勢危重自上宜有問疾之禮 宣廟即遣內醫仍
賜藥餌公起坐拱手捧見藥貼而後就卧病篤彌
月言不及家私只言吾不得畢命松楸殮尸於旅邸
實非平生之志八月壬寅卒于城西寓舍享年六十
有一公素清貧卒之日家無留資賴 賜賻之物乃
克殮殯焉洛中士夫賻祭傾朝兒童走卒無不悲慟
其返喪也咸之士民無少長迎于境上哭吊賻無不

盡其葬也數郡畢集至有為位以哭者公之得此於人豈勢利之所誘哉公為人莊重而疏暢簡潔而和粹泊然無嗜好之偏坦然無巧偽之作平生不遠女色不喜麴蘖處心樂易不為崖岸而及其臨事制行一聽於義理未嘗有依違苟且之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顛沛有所移易其事大夫人左右承順色養無方家雖貧約必求甘旨早夜定省未嘗或違雖年高位尊常如少壯子弟之能盡其職者而一出由中之誠無所勉強焉自幼事伯氏如父和敬備至僕省起居久而益愛伯氏既止顧恤孤寡能別而息賑

其窮乏歲有恒式經紀祠廟備具祭器不令主祀者憂之奉先之禮必遵先儒定制雖冬月必浴而後將事功緦之服必盡其制知舊之喪必致其哀接引賓朋誠款見於色辭年稍長於己者必倒屣於門庭雖少者賤者亦必曲酬拜揖人或病之而不自知其勞勤飭農業以供賓祭租賦徭役必先於人禮遇郡宰未嘗以私事托屬喪葬時賻物別貯而需用毫不敢自私有餘則周人之急族姻之貧乏者咸取之焉恬於進取常有引退之志筮仕三十年在朝日月不滿三年非有恩旨敦迫未嘗強起也蕭然旌榻坐客

五溪集卷之六
無羶淡饌疎羹人不堪其若而處之裕如歷典藩府
馴致卿相而淡泊真率不改鄉野之舊每遇時和景
明輒邀親舊携子姪僧廬溪舍往來自適屏翳御除
供帳唯以杖屨書帙自隨熙然有浴沂之興人不知
其為宰相也學徒之自遠來訪者日以益盛或携造
學舍宿留連日談說道理疊疊不厭與退溪及一齋
講論大學宗旨往復書札深相敬重公常曰為學不
在多言求之大學篇十六言足矣半世功力專在大
學嘗所尊信者論語近思錄而已為文章不事浮靡
典雅贍暢委曲事情深得濂洛文體詩亦趣味悠遠

鏗然有聲公娶順興安氏己卯名流處順之女舉七
男二女男長曰士訓冰庫別檢娶叅奉趙堰之女生
一男一女男勝濟用監奉事前娶文穆公鄭述女生
男亨遇娶張益祺女生一男一女幼後娶河愧女生
男亨達女適呂姬佐有三子沕瀨涵曰士誨益山郡
守娶柳凝之女生二男三女男長肱娶生貧崔恒慶
女生二男三女男亨後娶司藝揚時禹女生二男幼
次肱生貧女長適許懷次適姜應璜有子恂次適李
益彬有子女皆幼曰士訢娶趙完之女生男脊娶尹
劼女生一男二女男亨弼娶縣監金孝可女生女幼

三
二女揚龍幹朴尚質曰士諤曰士詮早亡曰士詹娶
持平朴光玉之女無子取郡守之子胎為後胎娶司
諫崔尚重女生六男一女男皆幼女適許攬曰士諤娶
金孝思之女生二男二女男長郁生貧娶李毅男女
生一男二女皆幼次滕娶洪衍慶女生二子一女皆
幼女長適金汝錠次適郭以峻婿曰柳起無嗣而天
次適許成弼有一男一女男寔娶李弘元女生子女
皆幼女適奉事崔應亨有二子皆幼內外諸孫並五
十餘人積而未艾者其在斯歟意公超邁之資從事
學問上早有實見其於道誼功利取舍已審平生之

志不在緼袍而家貧親老未免科第之累既落名韉
遭際顯隆則行道濟世非無抱負之志而親年日迫
歸養誠切不能專意立朝辭榮謝劇難進易退未遑
有設施之大業是固公之不幸而及其服闋還朝
宣廟方倚以為相朝野想望風采而公已病矣斯非
士林之長慟也歟然其孝悌通于神明忠義服于遠
通操履之純篤精誠之愷悌皆可為後世之模範而
興起之效不泯在人南中士子尊仰信服愈久而愈
不能忘既表其行烈綽撰公閭又就公居及常所來
往之地立祀院俎豆之其遺風餘澤足以聳動衰俗

公之道可謂行於身後也廷龜後姪也成童之年屢
獲參拜及見公道德之先輝辱蒙一言提撕亦可謂
親炙於門墻慕德之誠實信恒人蓋嘗銘遺墟之石
矣今於易名之狀義有不敢辭者謹就家狀詮次其
槩如右云謹狀

崇禎元年正月日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兼世子貳師兵曹判書知經筵春秋館事李

廷龜謹狀

贈謚文孝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親曰孝

明朝鮮故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無同知經筵

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贈謚文孝公玉溪盧

先生墓誌銘并序

上之十一年其冢宰曰盧公公以道德文行為朝野望

上方倚以為相其年公卒上慟惜累日公卿大夫

相吊於朝士相吊於野其後禮部以公孝行聞上

嘉異之益悼其亡命刻公名豎其閭以旌之諱禎

字子膺學者稱為玉溪先生其先豐川人國子進士

諱裕唱業於前自是稱世有人至諱叔全以文學顯

英廟朝累官至禮曹叅判藝文館提學生諱盼再

擢第為藝文館校理實公祖考以公推恩贈禮曹叅

王溪集卷之六
判有三子皆舉進士立名行時人指為三珠其仲最賢
好學守志名其堂曰信古即公考也諱友明慕齋金
先生薦聞于 朝除 顯陵叅奉後 贈吏曹判書
娶安東權氏生貧時敏之女生公於天嶺之下公胚
胎前光穎悟夙成自在孩提知讀書舉止異凡信古
公奇愛之手寫朱子箴銘以教之一見輒誦欣然佩
服若有心會信古公之卒公蓋尚少哭泣悲哀如成
人夫人泣謂曰汝年幼何能勝喪宜食肉以全生公
泣曰兒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之人不服父喪
可乎夫人莫能屈遂秉禮終三年稍長能自課學不

頌提論文義日章年二十選入上庠自是行益修華
聞益著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丙午擢第選補槐院身
薦史局皆不就講竟以博士例陞典籍蓋其不喜榮
進之志已著於釋褐之初惟以便丐為志遂自南宮
郎出知知禮縣甚有治聲 朝廷命揀蒞官廡謹者
公與焉 特賜衣一襲以榮之未幾徵為弘文館修
撰陞校理嘗入對敷奏明切進止閑雅宰相尹澆見
謂人曰真講官也轉持平復為修撰校理俄選為天
曹佐郎戊午自春坊弼善遷校理進副應教明年
特拜掌令薦授檢詳舍人陞執義典翰遂為直提學

王澤集卷之六
十一
時權倖之與公連姻者勢焰傾朝冠蓋輳其門公獨嫉其為人直視彼乃飛辭釣語以間染之公終不應庚申夏特陞刑曹叅議轉入銀臺明年以大夫人年踰七十授法上章瀝陳歸養之懇上命除傍近守令仍賜豹褥以章其孝遂自右副承旨出潭陽府使又拜晉州牧使皆以病徑還不久於治而潭晉之民至今思之丁卯自吏曹叅議觀察湖西辭還又拜全州府尹其為政以東吏撫民為惠以寬刑大惠為本以興學勸善為先務於是豪勢者屈而罷羸者逸境以大治庚午秩滿歸家拜副提學未久上章

乞解官歸覲上只許歸覲歸鄉再上章乞免温諭再不許公更上辭章附以箴警之辭言甚切直聖旨嘉獎諭以披忠陳戒遂許適職仍命其道官給養親之需辛未除昆陽郡守蓋以公苦辭京宦專意榮養故也明年以大司諫召仍拜吏曹叅議冬復有銀臺之召未赴命御筆陞拜嶺南方伯南藩地大且重素號難治公能以靜理煩纖細必親宿訟滯獄近刁縷解時人愈服其材未終政而病還明年冬拜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赴召未月三上章乃得歸又明年亞西銓長薇垣皆不赴旋拜吏

王漢書卷之六十一
曹叅判仍無藝文提學又不赴乙亥進階資憲拜大
宗伯上疏苦辭無陳時政闕失疏未達而移拜冢宰
又上章不赴是年大夫人卒公年已五十八自侍病
至屬纊未嘗一刻解衣帶自始喪至外除未嘗一日
脫衰經其奠與祭一於禮不苟竟至毀瘠不任而不
少渝服闋遭 國恤奔臨仍判臬司工曹大司憲皆
未出謝又拜大司憲大司馬皆以病久不職移拜吏
曹判書病轉劇不能起故院 啓言某素有德望為
士林所宗居喪過禮今病深苦宜有問疾之禮 上
念之即遣內醫撤 御藥以問之疾革言不及家私

但曰吾不得畢命松楸歟尸於旅邸實非平生之志
又曰制終未踰歲而死是猶死於喪只此累於心耳
遂卒春秋六十一公為人莊重而和粹簡潔而詳順
樂易雍容標望絕人平居不為崖岸而及其臨事制
行一聽於義持官持身內外斬斬天性純孝承事大
夫人之養無方其定省之職怡愉之樂自幼至老如
一日事伯兄如事父和敬兩至其亾也館婆畜孤能
別而思祠財祭具悉出於已而成極其美其奉先之
禮必遵古制凡有祭雖冬月必浴而後將事勤飭農
桑以供賓祭征役租賦務先於人禮遇郡宰必加恭

王溪集卷之六
三
謹未嘗以私事有所營托喪時所賻之物別貯而需用有餘則以賙人急不私於家鄉鄰族姻之貧乏者咸取足焉接引賓朋誠意藹然雖疎不飾貌禮雖昵不設情容以故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而酬應不為疲飭躬儉素雖年高位顯自奉恒如少賤時無田於野無宅於京脩然旅榻坐客無羶不喜進取常有引退之志筮仕三十載在朝日月不滿三年苟非 召命沓至則不強起也每遇時和景明携知舊帶冠童山廬溪舍往來自適熙然有浴沂之興或與從學之徒講說周公孔子以至今治亂得失論議衍衍精采彌

露早與李一齋論大學得其宗旨常曰為學不在多言求之大學篇初十六言足矣是以其學必以反身為主告君必以三代為法未嘗為功利賤近之說為文章初不屑意而其雄渾正大之氣發為典雅贍暢之華有非操觚弄墨者所可比擬所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嗚呼天之生此人若將大有為於斯世而年虧大耋位厄元侯天之報施一何舛也嗚呼痛哉夫人安氏順興望族以學行有名於已卯諸賢中官至奉常判官諱處順者其父也濡染家庭夙有幽閑之德擇歸歸公為婦而敬為妻而順為母而慈真君子

之配也先公十一年年戊辰年若干終與公同葬有
丈夫子七人孝友以類長曰士訓舉進士薦授永康
別提娶叅奉趙堰之女生一男一女男勝順陵叅奉
娶同知鄭述女生男幼女適幼學呂姬佐生男幼曰
士誨以才行卓異選擢今為益山郡守娶柳凝之女
生二男三女男長肸娶崔恒慶女生男幼次肸幼女
長適許懷次適姜應璜生男幼次適李益彬曰士訢
娶趙完之女生男脊娶尹劼女生女幼曰士譔曰士
詮口士詹早亾曰士誌娶金孝思之女生二男二女
皆幼女二人長曰柳起無嗣而天次曰許成弼生一

男一女男名寔娶李弘元女生女幼內外諸孫并二
十餘人積而未艾者其在斯歟公降於正德戊寅七
月壬寅逝於萬曆戊寅八月壬寅窆於其年十一月
甲寅葬在咸陽治北酒谷里子坐午向之原南中士
子慕公之德愈久而愈不能忘則相與就公常所往
來之地立祠院俎豆之以為歲修興感之所仁義之
澤不泯在人者斯其信矣郡守公操公行蹟將請易
名于朝曰以狀授余泣且言曰我先公德烈靡不
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如子子其圖之噫廷龜門姪
也常以未及親炙於函丈為平生之恨則烏敢以不

文辭乃拜而讀狀序而銘之曰
天眷我國篤生賢淑乃挺南服惟世襲訓濟以學問
卓然天分孝實生知忠乃孝移百行攸基色莊氣仁
望之恂恂瑞鳳祥麟涵涵而停積之于庭乃播其馨
翔于省郎盛之王堂燁燁其章為養作州民獲其庶
厥績以休敷文藝苑擢都邦憲載恢清論息顧日渥
士望逾碩朝野手額義與進退為道顯晦安危身佩
擢以冢宰膺大拜虛位以待斯人不祿大固難測
棄之何速其尚不亾益綿以敷百世之光

萬曆三十年九月日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無

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弘文

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李廷龜謹識

明朝鮮國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春

秋館事藝文館提學贈謚文孝公王溪盧先生

神道碑銘

并序

昔我宣廟勵政圖治好專用儒臣其冢宰曰王溪

盧先生以道德文行伏一世無何卒于京城僦舍

宣廟慟惜輟朝賜祭賻錫加常數其年禮部以孝

行聞宣廟益嘉之命有司綽楔其閭以旌之先生

諱禎字子膺世居三溪學者稱為王溪先生系出豐

川國子進士諱裕是其鼻祖世有衣冠麗末避虜徙居咸陽遂為咸陽人八我朝諱叔全以文章清白顯英廟朝官至禮曹叅判藝文館提學生諱盼再擢筭為藝文館校理有三子皆舉進士其仲景賢好學守志名其堂曰信古即先生考也諱友朋受業於一蠹之門慕齋金公薦于朝除顯陵叅奉安東權氏生貞時敏之女以正德戊寅生先生英雋夙成動止自矩自在孩提知讀書信古公竒愛之手書中庸及朱子箴銘以教之一見輒誦欣然若有心會稍長能自課學文義日章丁酉中生實華譽藉世人咸

愛敬之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如南冥河西葛川高峯蘇齋諸公契許最深相與為道義交丙午擢筭選補槐院再薦史局皆不就竟以博士例陞典籍遂自南宮郎出知禮縣蓋先生素不喜榮進家貧急於便養故也朝廷命揀中外庶謹先生與焉賜衣一襲俄徵為弘文館修撰校理入對敷奏明剴進止閑雅宰相尹漑見謂人曰真講官也轉持平修撰校理選拜吏曹佐郎戊午陞弼善副應教明年自掌令薦授檢詳舍人陞執義典翰遂拜直提學時權奸之當路者與先生連相重先生才望諂語求款覬先生一

言相助先生閉戶不應一未嘗濡迹士論益重之庚申特旨陞秩拜刑曹叅議轉銀臺右副明年以大夫入年踰七十援法上章懇乞歸養明廟特除傍近守令仍賜豹褥以章其孝遂拜潭陽府使晉州牧使皆以病徑還不久於治而潭晉之民久愈思之丁卯以吏曹叅議出拜忠清監司辭還拜全州府尹秩滿以副提學承召上來俄上疏乞歸養宣廟慰諭命給暇帶職遣還先生既歸又上辭章附以箴警之辭聖旨嘉獎遂許適職仍命其道官給養親之需先生上箋陳謝辛未拜昆陽郡守明年以大司

諫吏曹叅議召皆不赴御筆陞嘉善大夫拜慶尚觀察使又明年拜大司憲同知春秋館事赴召未月三上章乃得歸拜兵曹叅判大司諫兼藝文提學皆不赴乙亥進階資憲拜禮曹判書上疏固辭兼陳時政闕失略曰由養身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遺軌不徇近規之因循母恃獨運而輕一世之士母作聰明而無庶司之務嚴宮禁尊卑之分杜近習浸潤之漸母進銳而退速母始勤而終怠疏未達而移拜吏曹判書又上章不赴是年大夫人卒服闋遭恭懿殿之喪以刑曹判書犇臨病適拜工曹

判書再為大司憲皆不出謝拜大司馬供職纔數旬
移告乞解又拜吏曹判書病甦不能起政院 啓言
盧某素有德望為士林所宗居喪執禮踰制今病危
劇宜有問疾之禮 宣廟即遣內醫連 賜藥物病
革言不及家私但不得畢命松楸實非平生之志遂
卒春秋六十一卒之日家無甌石賴 賜賻乃克斂
殯洛中士夫傾朝犇哭街童走卒無不悲慟其返葬
也咸之士民無少長迎於境上哭吊賻無不盡其窆
也數郡畢至未至者為位而哭先生和而介達而諒
安詳而莊重鄙倍之言粗俗之行不形於色辭慶心

樂易不為崖岸平居恂恂若無其可否而及其臨事
制行毅然自持一聽於義理不以利害得失有所變
易接朋賓專以誠悃與人語惟恐傷之而見不善則
斬然無所假貸望之知其為大德君子至於孝友則
天得也信古公之歿先生年尚少哭泣悲哀如成人
從伯氏于山廬大夫人泣謂曰汝年幼血氣未成宜
食肉以全生先生曰兒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
之人不服父喪可乎夫人感其言莫能屈遂守制終
三年常以早失庭訓為至慟大夫人亦鍾愛異常乍
出輒倚門而望故少而游學不敢稍遠長而仕宦未

嘗往時之省之職怡愉之樂至老如一日家雖貧約
手具甘旨不見寔色事伯兄如事父既歿遇諸孤猶
已出閤宗事零替再作祠廟營修器具不令主祀者
憂之大夫入寢疾先生累月不解衣嘗糞以驗吉凶
及喪先生年已六十而廬墓三年執禮刻苦雖祀寒盛
暑大風雨雪不廢一塚奉先之禮必遵先儒之制齋
祭必浴躬履真具功緦之服必盡其制知舊之喪必
致其哀家素清貧無田於野無宅於京雖屢典州府
脂髓之外自奉甚約去官匹馬還鄉僕被蕭然每遇
時和景明携親舊帶冠童僧廬溪舍往來自適惟以

書帙自隨熙然有浴沂之興人不知為宰相也學徒
之負笈者日以益盛談說道義亶亶不倦常尊信論
語小學近思錄與退溪先生往復書札深相敬重先
生常曰為學不在多言求之大學篇首十六言足矣
是以前其學必本諸身告君必引三代為文章不事浮
靡典雅贍暢深得濂洛文體於詩雖不屑意而往往
趣味悠遠絕不蹈襲陳言所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先生一生靜養沉潛學問若未嘗留意世務而其為
州郡祇慎事職所設張必本於寬大亦未嘗規小利
以起事飾聲章以立名嶺南地大彌難治先生為按

三
庶以誠任煩嚴不為苛宿訟滯獄片言剖決獨香歛
手污吏望風民以順賴一路大治金公繼輝代按公
績曰不料德行文學無通吏務乃如許也先生娶順
興安氏己卯名人慶順之女濡染家庭夙有幽閑之
德先先生十歲歲戊辰卒葬咸陽酒谷午向原與先
生同光舉七男長曰士訓舉進士蔭補別坐娶參奉
趙堰女生男勝蔭補奉事初娶文穆公鄭遠女生一
男亨遇再娶河氏生一男亨達女適呂維佐曰士誨
以才行入仕累官至益山郡守娶柳凝女生二男三
女長肱生二男三女長亨後餘幼次肱生負生六男

一女長亨緒餘幼女長適許懷次適姜應璜次適李
益彬曰士訢娶趙完女生男脊生一男二女男亨弼
曰士諤士詮無后曰士詹娶牧使朴光玉女無子取
士誨子肱為后曰士諗娶金孝思女生二男二女長
郁生負生一男二女男亨佐次滕生二男一女皆幼
女長適金汝鏡次適郭以俊先生之二女長適柳起
無后次適許成弼生一男一女男寔女適崔應亨噫
以先生之才學德望承 宣廟不世之遇天之降大
任似非偶然窮養達施是實平生抱負而惟其親老
且病先生身不得自由釋褐三十餘年在朝日月不

五溪集卷之六
滿三年未遑有設施之大業及其服闋先生亦委身
還朝 宣廟再擢為冢宰且將相矣先生已病於毀
瘠竟不起先生之忠孝可謂兩全而進退大節亦可
謂不負所學矣不幸天不假年半途而稅豈非士林
之長慟也然其至行懿德可以模範後世遺風餘韻
足以聳動寰俗南中士子相與鳩材立祠院於先生
所居及常所往來之地以寓其尊慕之誠信乎興感
之效不泯在人也逮我 上嗣服之初命太常議易
名之典 賜謚曰文孝敏矣哉惇史也此可以盡先
生之德乎遂演其說而為之銘曰

蔚彼天嶺淑氣鍾焉乃篤鉅人公得其全天叙五典
孝源百行公實曰心粹然其性纓免於懷已知愛敬
餘力學問覃思賢聖既本諸身乃徵於民政事文章
隨遇驚人治尚惇倫人安俗厚拱于法筵士仰山斗
恒言孝悌必稱堯舜其詞甚忠聽無不信章疏勲懇
字字典謨庶幾禮樂陶鑄唐虞進非求榮退非忘世
時出緒餘亦優經濟所不盡者崦嵫日短義情輕重
能全者罕公惟兩臻盛名隨之槩公平生皆孝之推
名載太史功在斯文百世在後不昧其芬公之可傳
何待於碑我言非諛多士之思

玉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崇禎四年十月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
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李廷
龜撰

玉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玉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賜祭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九月己酉朔六日甲寅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姜紳諭於卒知中樞府事
盧禎之靈惟靈材惟人傑德自天賦宏偉其量河
海為度冲和其氣暖回嚴泓自在童髫夙知嚮趨
稽古有得不事章句志既內植心豈外務馬來遊國
以名士數名編桂籍望重鶴鷗 先王明聖千
一際遇百里分憂九重眷顧焉琴瑟忽輟承 召而
赴三署臺省備盡展布赤心無貳青雲高步班

五溪集卷之七
一
列銀臺恩深雨露南鄉有懷西日欲暮夢八倚
門情切反哺抱懇難過向天以籲誠格 聖東隆以
恩諭鑾掖坐冷佩印者屢粵予即祚 先志是慕
名還左右予意益注君臣有契神會精聚卿以親
辭懇懇情訴情不可奪義不得駐銅符重借至節
新付親親餘化恩遍老孺公私獲全忠孝益固予
豈敢忘臨風有溯旋陟六卿委以庶務雍熙盛治
庶可陶鑄卿茲不幸慟纏風樹三年痛毒二豎潛痼
卿免草土國有 大故虫疾赴喪不憚顛仆引八
經席審卿抱痛容顏羸削頓異平素相接一堂

喜極有懼固宜丐閑用專調護銓揔務重非卿莫
措紛擾無暇榮衛極數方冀復甦奄聞茲訃天平何
意鬼物攸妬任卿不長予計亦誤念卿之器濟時之
具出入內外綽綽有裕即川而揖當早則澍巖廊
他日可保可傳今也則凶哀慘曷喻一片丹旌千里嶺
路轄車何所蒼茫曉霧殄瘁難堪盡儀以賻兼薄肆
陳誠意收寫淒涼素帳香烟一炷不昧者存庶歆潢汙

澹洲書院

賜額祭文

庚子三月十八日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都慎與 諭祭于先正臣吏曹
判書盧禎之靈維嶺之成儒風益遠維昔之賢有

鄭文獻文獻既亾孰聞而知惟卿德懿士林宗師
恂恂其仁衍衍其資金精玉溫嶽峙淵停少襲庭
訓佩服朱銘長益莊修飭躬明經惟其至行孝為
百源惟其博學既敏且敦篤倫秉禮實出天性覃
思力踐一本賢聖操履堅確容止閑雅疎不飾貌
昵不設情羽儀于廷燁燁其光卓乎標望燦矣文
章進禮退義朝野以則安危所係顯晦斯卜行礪
于頑教警其蠢遺範不墜餘徽未泯矧惟綽楔表
其井里天嶺之下玉溪之渙有翼其祠于舊宅陟
多士攸奔以象以儀迄六十年若始祔時粵瞻其

顏尚闕旋號爰錫嘉名爰示息廢其祠雖舊其揭
孔新茲遣禮官用薦精禋有誠必通尚格于神

士林祭文

林葛川薰

公之學問之醇孝悌之行可以無愧於前賢可以
為範於後學今茲云亡孰不慟傷况我居同一鄉
自少有莫逆之分公不以老癯棄我我不以年少
疑公相好之密若壘若篲豈意我猶保世公遽至
此老病恟寒不能躬哭柩前敢遣稚子告以小奠
嗚呼慟哉

又

盧蘇齋守慎

嗚呼子膺胡至斯然賦以中和之德者全也授以詩禮之學者先也贊以嚴慈之範者專也補以德切之功者堅也天人内外合成之雖欲不賢焉不賢此余所以失聲長號惜生民之無福惜士林之無恃惜知己之無侶而不容已焉爾矧余知己之一辱愛之偏屬居龍城傷余南遷炯炯一書在余睫前相逢京洛夙心暮年舍其去矣余奚留旗朝夕之人顧莫漬綿謂之何哉為之者天子膺不昧克諒余痼嗚呼慟予

又

中樞府領事朴淳知事元混朴

忠元宋麒壽成世章同知事李俊民李文馨俞弘洪致武僉知事任萬臣李玄培郭赴經歷朴孝元都事韓克昌

辰韓古邦山秀川明淑氣磅礴幾年儲精物不足當公乃特生天姿俊爽間世豪英夙秉懿德行篤家庭晨昏不廢甘旨是營無遺色養曾志閔誠羨共孝思雪白蘭馨涉獵百氏潛心六經研究性理翹首朱程發為文章雲屬河傾藍朱迭耀金石相鳴高攀月桂文院驚霆淨濯江纓玉罽遷鶯先憂

進退陳力明廷共賀楚材躋彼晉卿允屬輿望任
長銓衡注擬合宜不失臬楹山濤莫貴楊維奚評
既多其明又服其清庶幾壽考活我黎氓何天不
佑二豎忽嬰百藥不效喪國之楨始訝木稼方驗
風聲嗚呼哀哉股肱斯殞痛纏統絃著龜既止悲
在簪纓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渺渺鄉關
宿草墳塋悠悠鳥外幾許長亭一去不返泉路冥
冥有看斯佳有酒斯盈靈其不泯歎此中情嗚呼
哀哉

又

吏曹判書鄭大年參判朴素立

參議鄭芝衍佐郎金誠一李純
仁金應勳

惟靈生而有異稟質粹義孝友之誠實天所畀六
歲居哀有聲嶺南專心經義性理是探世榮登第
亦矜顯處公之大度有而不顧溫恭之德朝望所
注公勤于養辭被引去人共惜退累薦 講筵誠
深將母未淹三年西山景迫上章控訴 王命汝
歸郡符南剖居官小心行已安徐清靜為治實而
若虛 天書乃徵入傳 王國命以諫司暫補
袞闕用執邦憲肅我朝廷表年在疚以禮自程來

三溪集卷之七
五
奔 國憂舊疾乃嬰東西銓長黽勉供職令望愈
重名相是屬實期濬發復先文陛孰謂是文遽降
是屬未返桑梓吊廬已萃嗚呼哀哉羽儀朝著輝
燁中外文章過人略而不施夙志所蓄巍然可知
著龜既去生民無祿丹旌萬里宿計冥漠聊備薄
奠以展舊儀酌以告誠神其格思

又

舍人朴濟司錄權未卿柳誼

惟靈神降維嶽光分星箕生此 王國毗輔 明
特內蘊道德涯淡難窺外著粹盎醞藉風姿沉潛
學問有古人志淵源遠泝上窮洙泗文章簡古珠

正無疵早歲射策蜚英騁奇遂攀郗桂高步 天
墀敷歷清華允愜時望建明得宜深荷 睿獎經
帷陳謨克舜吾 君言論侃侃在茲之文左右承
弼密勿繾綣 恩波屢沐鳳池春暖出此入彼相
府薇垣開口合口醞椒有噴啓心沃 心曠眩瘳
厥白簡封奏 殿陛霜肅鐵冠攬轡清風蒲塗
朝綱載振 國事無虞于時北堂鶴髮倚閭養日
甚短歸心實切奉疏陳懇誠徹 北闕爰降 內
勅俾倅南邑奉以專城甘旨畢致怡怡愉愉色養
備至老老推恩政化旁達視民如傷慈詳惻怛二

天晉臨頌喧萬口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忠孝兩全
於公得矣輔導無人 聖眷方倚擢長三司或處
喉舌諷議益切緝熙 聖學無東史筆因掌銓
軸爵位日隆世共瞻仰然公一念斷斷歸養白雲
八望方寸斯亂萊服方歸風樹興歎送終無憾人
子之職執喪盡禮純孝之極琴祥綏闕 恩命眷
臻委質還 朝以盡為比風憲之重銓選之柄是
任是握惟謹惟敬望屬台鉉柱石我國云胡風恙
作祟處酷哲人云亾百身莫贖未登黃閣位不滿
德年纔六袞仁何不壽賴有餘慶蘭玉庭茂爰備

薄奠薦我微辭靈其不昧庶歆格思

又

門人趙宗道

行追曾閔學源周程一團誠慤萬理昭明人間奎
璧席上春風德業盖世孰能形容木稼于晨樛折
山頽 當宁震悼黎庶興哀士失箴鑑 國無策
龜歛殫競舞誰復鎮之嗟余小子非角樞衣事同
一家得以依歸今其已矣撫膺長慟哭奠菲薄慙
况若夢嗚呼哀哉

又

持平柳夢鶴

惟靈醇乎氣質優乎德性休休其量斷斷其中夙

志儒術卓有所立見乎外者若不勝衣存乎中者
其剛難屈善有諸己不求人知善有諸人若己有
之篤思為家親戚雍睦推誠涖官人無不服邦家
倚為砥柱士林倚為棟樑為養誠至在外多年一
世之望公猶宋之司馬及其來朝朝野歡悅豈意
荼毒之餘傷乃至醫藥之難救遽爾不淑天道茫
茫已矣乎慟矣我夢鶴夙慕下風幸以遇知各在
南北未能追隨猶期終始式瞻德儀天胡不欲佑
斯文棄我公之至斯耶籲呼無路孰知余慟今余
之慟豈獨吾私而慟也為邦家而慟也為士林而

慟也夫何旅宦於嶺外不能執手而永訣平生之
慟庸又其極今日入城來拜 思命及聞靈輜明
散故山情思罔極來哭祖奠嗚呼慟哉靈其有
知

又

縣監金千鎰

惟公氣量寬洪德宇闊廓仁以成己義以制物有
智著龜有文黼黻真積其學至精至密自得自晦
不使人知隨世同塵不自為奇處己如愚心則明
哲守口若訥言則可法通天之孝貫誠之忠感人
見聞莫不尊崇退在鄉曲為士矜式進位朝廷為

國柱石望傾一時無出其右朝野仰之有如星斗
嗚呼哀哉天降禍於斯文遽縈疾而云亾致邦家
之殄瘁激士林之哀傷如小生之不肖辱從遊之
已久况薰德而向善荷恩義之敦厚增余懷之私
慟不覺失聲而號哭將此情而敬奠庶尊靈之昭
格

又

尹唯幾

公之於世也在 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方嶽
則闕微若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華如公
者在古昔亦不可多得而今亦已矣愚嘗論公之

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蓋能誦古人之書矣文
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如是而後蔡公之術
業如雨露之為澤如鸞鳳之為祥如是而後盡公
之規模然公之渾渾不知者或以為訥公之嶽嶽
不知者或以為執豈愚識之未至歟抑所謂情者
將人人殊也嗚呼悲夫其在人者不敢知愚之痛
其莫余紓也方愚之未承親炙固畏其風格凝嚴
進而復却者屢矣及其久待不知夏日之既晡論
學術必探濂洛之源論文章必極韓馬之趣愚生
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贖者之於聽瞽者之

夜行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依歸之託方以為終
身幸別而復合曾不過一再造謁之餘賤疾彌月
不獲續詣于門下以至病不待于牀輒不越于道
而愛不哭于墟愚於公之愛可謂辜矣嗚呼痛哉
泰山之高瞻者不知其為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
自以為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恃也痛
楚之淚一危之薦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嗚呼哀哉

又

進士鄭惟明

淮先生粹然其質宏乎其器玉潤金精鸞停鶴峙

幼而岐嶷嶄然拔萃六歲而孤慈孝是則孝友天
篤忠信性得不琢而正不揉而直潛符暗契動循
規矩資之以學得之益茂存心以仁制行以義清
通和樂慤惻條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物忤不校
物迎不迓人苟同心不惡亦合此其善類所以慕
悅人雖異已嚴而不惡此其衆人所以敬服尊賢
愛士樂善好學講劇磨坊末端用力真知實踐玩
精探微行尊心小德禮卑雖不自售亦難自掩
望實無隆孰不欽艷八儀朝著事賢友仁出為州
郡服吏懷民高堂景迫外日常多累享專城榮養

誰加嗟公誠孝乃與天通不辭益勤白首猶童每
被 召命旋即求去誠深辭懇 聖恩亦許歸奉
晨昏盡誠殫禮心存憂喜養無忘體絲衣踴躍歲
月云積日有短長誠何厚薄至誠有感宜降之祐
天意如何反嗇其報疾病憂患晚更因仍摧傷慟
但不自堪勝適有 寵命超授崇班亦不赴謝尋
丁內艱哀慕毀瘠幾不自支卒獲以全天實扶持
顯神晦養庶久自康何意于時 國有巨創禮當
奔慰心焉敢愬命途嚴裝力疾載牽間關跋涉乃
克抵京都人加額百僚欣迎德擬著龜望歸台鉉

且伯三曹旋皆病免夙夜賢勞積感乃發醫彈技
窮樛木斯折上孤 宸眷下失輿望朝野皇皇士
庶如喪斯文已矣吾道何托萬世高名千里一木
驚號摧咽痛結心臆嗟惟先生既明且哲權奸當
國禍孽叵測公能守正不沮不抑黨與方興議論
紛然公能沉晦無黨無偏不喜立異以為之名不
喜苟簡以為之清惟理是順惟義與比後生初學
亦或有議彼自不知在公何傷等以無似垂生隣
鄉復共源泓情義彌切每獲趨拜不以鄙絕華堂
晝永山廬夜寒或侍怡怡或慰藥藥來踈去疾每

有歎言世故忽忽亦莫源源當公赴朝路出前村
殘雪長風橋邊設帳親交並會黯然相向視公羸
僊氣血未蘇路紆身危瞻望長吁含哀攀別惘然
如失所恃仁壽聖言有的謂當克養永享遐福那
知二豎竟肆其毒天果茫茫理亦昧昧公逝未久
名公繼背不知邦國事竟如何興言至此有浚滂
沱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填骨髓哽咽難裁堂宇
猶是儀形何之蹤塵髣髴樛月依倚一杯來哭詎
盡情曲揮淚傾觴冀此昭格

又

門人河孟寶

嗚呼哀哉曾謂先生乃至此極耶退溪波寒德山
雲沒文不在茲吾道攸托今又繼逝一何斯酷嗚
呼先生氣全光嶽質凝醇淑儒林宗匠國家柱石
其道德足以經緯乎天地而文章亦以黼黻乎皇
王孝友克施於一家忠義風動乎四方温温三春
之和斷斷百鍊之剛為養親而佩銅綬夙著召杜
之仁德端紳笏而整朝綱獨持李膺之風節第以
西山之影迫幾多養休乎丘壑春服楸江之精舍
高追沂水之咏歸函丈濫溪之書院闡發義理之
精微人薰善而飽德若飲河而充腹然長往之不

可荷 寵光之隆渥催 綸命之繼途屢懇辭之
不得蜚英館閣之職歷敷清顯之地長銓注於天
官人擬山公之啓事專方面於二南民樂召伯之
宣化蒼生望其安石走卒知其司馬遭內艱於病
裡咸惜衰經之不卒惟至誠之感天無恙三年之
饋粥孝無憾於終始忠可盡於事國黽勉鸚班之
上強就陳力之列期成輔佐之功永贄丕基之業
顧庶退之素性憶故鄉之尊鱸擬浩然於秋風任
逍遙於江湖何彼蒼邈邈難謀伊此理茫茫而莫
詰痛不淑之承訃慘明堂之樑折邦國大政誰得

與聞而叅夾小子後主於何考德而問業孟寶鄉
曲微蹤蒙眇末學夙仰山斗獲被容接東西異閭
縱未常倍享杖屨趨向有方永擬依歸之有所那
知互鄉之無祿天不憖遺乎一老渺仙御之難攀
聊憑真其間藻幸明靈之不昧庶幾鑑我鄙抱鳴
呼勸哉

都事宋庭筍

惟公士林山斗 國家柱石學究天人明並日月
壽不及仁位不滿德天不憖遺寧不痛哭世多尚
外獨務踐實忠信篤敬可敦鄙薄誠貫金石行質

神明于忠于孝一以至誠 國母禮陟適丁服闋
扶毀曳疾奔哭恐後人皆危懼只恃天祐天胡邈
然將民無祿余以無似獲蒙眷篤莅府三載思私
偏渥惠養病老饋遺相續感切骨髓報思隕結今
其已矣長痛欲絕

又

門人楊士衡

惟靈學問之勤趨向之正和嚴之氣忠孝之性濟
物之誠接人之恭奴隸皆知喙何敢容天佑東邦
克生 王國遭遇 兩朝整敷華秩將大厥用倚
為柱石中因便養屢典州邑惠專不咸國人所惜

衰年草土哀毀血泣服闋赴 召志展所遊子部人
手額司馬入洛 宸情方注輿望咸屬權扈庭
不朝則夕六胡一疾遽至不淑歲非龍蛇哲人其
萎士失宗師國亾簪龜經綸陶冶已矣無及台位方
缺 一人深憾蒼生無祿四方懷悲今日之慟孰
不共之矧瞻當時羨之同寅調劑之力恃公垂紳
今焉至此識者增憂小子無狀幸寡大允蒙不鄙
卑出入多年竊仰儀形儼然溫然景仰觀感况如
有得秋潭燕居養休暇日依歸有所其樂只且何
圖此日哭奠故廬音容永隔九原難作一慟長辭

清浚盈掬不亾者存鑑此誠慙嗚呼哀哉

又

門人邊士貞

惟先生德行之高學問之正昭乎日星見人耳目者士大夫之文既以詳焉不可以微末之見仰塵高明也然先生之亾推慟悲號逐日以深不自抑者何也自少從遊春顧之至耶德大量洪寬恕之厚耶此則不敢私也惟我東雖褊小以聖賢之學為自任者不可謂無其人然所謂學問者不過章句所謂儒術者不過智謀惟我先生氣清質義明敏秀爽暗合道妙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卓然

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推而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極其友愛信於朋友則久要不怠修身慎行則不愧屋漏臨故愛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然先生謙德常重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昭古今而不自以為得有慈詳忠厚之量無切迫斬絕之行故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遠近族黨莫不歡心此本於仁孝誠敬者歟雖古之王佐才不足多讓而自

五言集卷之七
十一
少不喜仕宦黽勉郡縣者乃為親屈非先生之志
之嗚呼年在衰極持喪太執闋服一出咸有重望
一病不起終至此極嗚呼慟哉先生雅意孤泉見
弟有山居之樂而心常慕焉先生家多憂患元弟
有閑適之趣而心常羨焉闋服後願與子逍遙乎
槐灘之上往來乎月落之洞以終餘年尋常言約
而終至此極嗚呼慟哉卜築槐灘非直為頭流之
勝實緣先生之居不遠往來考問庶幾卒業之望
而終至此極嗚呼慟哉先生勤學過人雖在遠地
必因往來以寄消息以問山水而前過印月何無

一言之及耶嗚呼慟哉其真也耶斯言一出五內
崩裂不止者存鑒此誠意

又

李德驥

嗚呼先生道大德至內盡忠孝外施仁義嚴厲和
平競持純熟闕里秋陽眷後霽月欲罷不能欽仰
無數元氣中和實萃膏中孜孜日日服之無窮前
後不差表裏洞然精神和樂服之拳拳格感 君
心務盡至誠用任銓曹至公衡平用賢退邪純採
物情委任一方鷄犬安閑撫民決訟人人欣歡敦
恤故舊彼此不二爵高逾謙清儉尚志如山之高

如水之深無高不攀無深不臨道德如斯宜享天
年天何不吊遽棄大賢我來真薄寒浚蒲衣邦國
無人我慟非私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靈車迫逼天
地茫茫

又

鄉校儒生李天白等

嗚呼先生學務醇正禮遵繩墨儒林師表國家柱
石為養處休孝思惟則 王用玉汝為憲百辟周
召功名程朱道脉持己之敬待人之寬終始一致
表裏無間等章甫微蹤聖門末裔粗解俎豆莫愆
式禮先生是訓咸應有孚時或承顏接引愉愉方

期永世惠我後學天胡不仁降禍斯酷仙御莫追嘏
泣何及聊真菲薄庶幾一格

又

姜文弼

惟先生山岳其高河海其量琬琰其質金玉其相內
植誠敬外去圭角孝友之隆忠信之篤聞道有自赤
幟正學問業者德為士類式養休多年婆娑立壑入孝
出悌純正學問秋潭精舍瀘溪書院黜也之趣函丈
從容出言有章德盛禮恭承 天之寵推孝為忠表
儀朝著遺愛郡邑 王倚股肱國有柱石入侍 經
樞出歷臺閣銓注天官宣化甘棠方期萬壽食德無

疆天胡難謀伊不慙遺人喪著龜將安稽疑六失宗匠
於何景仰舉世滄海行道悲傷等獲侍鄉曲奉揚餘
緒趨走門墻鑽仰既久今茲永訣腸慟欲絕式奠微誠辭
以叙情上為國痛下哭吾私臨之有赫諒我懷悲

又

全州鄉校儒生崔大立等

嗚呼先生問世之特純懿粹溫實天生德懷珍抱寶
龜筮正國徃在戊辰尹茲發邑誠以敷化風動神
行感達神祇惠洽疲氓教深誘掖鼓舞士子潛孚醉
德父母樂只庶臻風清來暮有歌留寇莫聞怨失孀
爺十載追慕愈久彌篤只祈仁壽永保天秩如何一

夕遽摧樑木哀纏一域慟深多士天耶命耶何至於
此素輜楚楚途悲巷哭追思感惠舊民何極奉奠程
頭庸告鄙臆

澹洲書院春秋享祭文

丁焯

亦究性理亦隆孝義有聞有見淑我邦士

古龍書院春秋享祭文

前人

知學之宗迪仁之實式觀其生聿薰其德

輓章

林蒼川薰

間氣栽培賦與奇如公稟質世間稀學宏伊洛源
猶遠道際文明勢自遠堯舜君民心未遂溫良孝

王漢真卷之廿
八
煒業空垂若余曾托忘年契此日之焚歎不支

又

盧蘇齋守慎

王國稱多寶儒家見一珍興宗著四海積慶旺南
秦暖日籃田質清風渭畝神無言或問恫有行盡
由身詩禮初庭受嚴慈竟內伸醇膏答輿哲寢食
待春津餘力復文會相觀必德鄰說辭游夏後論
叙賈韓倫藉甚虞庠士充然魏闕臣專城奉檄屢
增秩降霄頻忠信能孚物譚恭自服人心存補埃
露志屈偃經綸璧得微瑕在喪迷達禮因徃情添
痼疾毀性剝元真倏慟公私合仍歌殄瘁均誰知

青眼舊不啻白頭新海島音相屬京華意更淳那
堪暫面地便作永遠辰嶠外元通軌泉中不隔塵
胡為後死者欲哭問高旻

又

朴思庵淳

孜孜忠孝篤明身鎮俗無如重厚人一疾又教亡
此老可憐天意屬迍邅

又

鄭林塘惟吉

天柱新推國運微士林相顧泣沾衣烏臺舊伴今
衰朽空想先生語默幾
向來言行人無擇餘事文章世共聞可惜事親為

日短廟堂虛負翊 華勛
血盡踰年復舊塋地應埋骨不埋名玉溪流水依然在替得諸孤怨慕聲

又

李青蓮後白

德宇淵博量海渾妙吟聞道志彌敦儒傳自是明
誠事時論宜居鼎軸尊毀極三年終痼疾 計承
長樂更哀奔邦家珍瘁丁今日童稚情親不暇言

又

承旨金字宏

朝紳濟濟萃名儒識量咸推盧大夫世道挽回期
稷契斯文羽翼志程朱鑑亡龜逝 宸衷駭柰折

山推士子呼惆悵儀刑餘四子玉溪流咽月輪孤

又

礪城君宋寅

東南鍾秀出宏材經術文章展也該急養每辭紆
寵祿崇庸方行效益梅天慳大耋仁何賴家富
佳兒業可恢嶺路迢遙送歸櫬挽歌寧復盡餘哀

又

大提學金貴榮

盛代多名士如公有幾人歲修供大用致澤遇明
辰滂澍三牲養平反一笑春思親面深墨憂國鬢
添銀加額知名久 臨朝屬望新清羸常自苦藥
餌竟成塵 宸極悲天奪儒林哭道屯芝蘭曾入

寧糠粃忝同寅景仰推山斗雍容貴席珍九原不可作漠漠者秋旻

又

兵曹判書姜士尚

南嶽英靈挺出豪聲名一代斗争高民生正切調元望 聖主方紆側席勞一疾莫醫亾魏鑑百身如贖等鴻毛斯文已矣嗟天喪不朽唯餘汗竹廢

又

李潑

草土纒經制銜綸赴 闕時精誠昭白日孝友質玄祗鎮俗如喬嶽稽疑擬大龜安危望遽斷長慟士林悲

又

修撰洪迪

嶺外先交太半非云亾此日更誰依空將正學傳青簡剩把高名動 紫微京洛僑居歸贈早玉溪霜葉與魂飛使床只隔宮西路寓直無由拜夕暉

又

吏曹佐郎李純仁

有羨温良質因之問學功童衰知至孝猿枕見孤忠如失士林痛云亾 邦國空平生門下淚今日洒秋風

又

府尹梁應鼎

根心推孝友温學是經綸解無全目神通况在

入持衡公已闡和鼎望逾新
遽爾摧樑木吾私不必陳

又

弘文提學朴啓賢

間氣產名賢風流衆莫先
玉堂曾共被選部又同
銓精爽回長夜支離集暮年
德容寧復對歸葬舊
林泉

又

僉知高景虛

德業文章世所宗著龜喬嶽望允隆
民情方切無歸路天意如何遽棄公
稷契初心終底補郊扉晚計又成空
白頭同榜餘生在泣送行旌儻曉風

又

同知李文馨

星斗高名重江河器量深愛
君期白髮憂國抱丹忱
道德人咸仰文章世共欽
容儀那復接哀淚
自沾襟

又

大司憲朴大立

瑞世碩賢哲公生叶半千
聰明超獨詣誠孝秘難傳
學究天微奧文追漢固遷
訂謨輿望係遠到士論專
位視周卿列恩隨晉錫宣
豈圖還在甲忽覺已辰年
仁者宜遐笑范然是老天
九重驚奪綰百辟慟填咽
國既亡著蔡君誰正謬愆
天收德

星彩人失表儀賢昔忝蓬亭契曾同舞綵道都門
忍相送洒淚迎風前

又

叅判黃琳

天資純粹學未程精蹟淵源領後生敦睦親疎無
怨畏恪勤朝夕有名聲棠陰問瘼民留愛鈴閣分
憂故尚平王署論思專顧問銀臺出納荷 恩榮
天曹藻鑑公銓選夏省籌帷運甲兵坐上寬和歲
直氣心中涇渭斷私情 罷隆銀管題忠信望屬
金甌覆姓名麴蘖方將期作醴益梅何意少和羹
哀過草上方成恙禍結庭蘭更喪明幸賴光闡孤

玉潤還憐跨竈四珠英那知白玉樓成宴忽有緋
衣使駕迎薪疾未愈身易篋難歌定擬手攀衡年
踰耳順何嫌天最惜朝家失老成

又

全羅觀察使沈義謙

三載悲哀欠死人 九重嚴召為斯民調元未試
經綸志輟相還如鼎舊臣大道啟窮天棄壽微言
猶在史傳神那堪客路逢丹旆哭徹秋天淚落津

又

尹准築

學本關閩窮體用業希臬契致君民益梅正屬朝
端望夙夜仍勞病裡身半壁東南傾砥柱一天風

雨拚台辰浪浪不盡沾襟血他日西州重愴神

又

判書李希儉

高才雅望儒宗久捧檄年來典數州方見持衡朝
著賀屢聞休病士林憂人間未試調殷鼎天上誰
催記玉樓同榜白頭餘老我不堪南望淚雙流

又

承旨鄭澈

母恩無路答 天恩萬死餘骸更國門銓叙責隆
罷鑑識膏肓病革謝精魂傳家德義千金重曠世
聲名四海尊未遂西林讀書願此上長是此心昏

又

吏曹叅議鄭芝衍

奎壁精神海鶴姿登敷玉荀際明時誠專為養類
求外 寵極殊遷亦匪私南國愛歸棠勿敗西河
迎觀竹爭騎三年染盡松楸血二豎難將藥石醫
命自雲霄宣鳳勅力扶衰病拜龍墀銓衡有寄
人方賀木稼無端禍忽奇大器謂當調燮理皇天
何處不愁遺丹旌影透千山去青史芳留百代垂
終始偏膺 宸眷厚典刑還作士林悲暫時忝佐
山公席雍露西風淚滿頤

又

僉知李栻

天挺英豪道義尊敏於行復訥於言子騫誠孝人

無間董相文章學有源清澈襟懷水共潔激昂風
采鳳孤騫識分義利由來事功到誠明所性存許
國丹心懸日月分符遺愛在黎元當時辭秩煥招
損此日趨朝為感 恩病入膏肓莫效歲逢辰
已埋難原 九重震悼朝因輟百代聞風薄可敦
天不慙遺儒老盡士無模楷利心昏堪傷泉路成
長夜忍見銘旌返故園襍穢早慚曹聖學追陪晚
喜托龍門今朝題輓增摧痛斷盡年曇未死魂

又

司諫鄭彥信

落日去騎箕清宵入少微斯文墮海岱大道喪蒼蒼

龜台鼎思黃且家賢慰白眉却將情裡淚為國更
沾衣

又

持平尹先覺

手額都人望公歸自洛中稽疑龜可卜支厦棟方
隆忠孝平生志誠明學問功那知天不慙終當福
吾東

玉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玉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